

雪原新人类系列小说

A woman in a light-colored, patterned qipao stands in profile,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. She is holding a small, dark, patterned object. The background is dark, with several blue and white vases on shelves. A strong red light source, possibly a lantern, is visible on the left, casting a warm glow on the woman and the scene.

寂寞
找我

雪原著

花城出版社

寂寞了找我

雪原 著

花城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寂寞了找我

雪原著 .

- 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3.12

ISBN 7-5360-4237-X

I. 寂...

II. 雪...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3806 号

责任编辑:苏知明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台山市华宁彩印有限公司

(广东省台山市中山路 60 号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1.25 1 插页

字 数 260,000 字
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360-4237-X/1·3395

定 价 21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几阵细雨飘飘洒洒过后，桃花开了，梨花也开了。站在霉村的容姓坡上，左边是桃花坞，右边是梨花林，到处花团锦簇，疑是花的海洋、人间仙境。远眺山村如画，阡陌如栽，山村就是霉村，村子里住的都是姓容的。炊烟袅袅升起来了，太阳也爬上了半山腰。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搅乱了村子的宁静，一个奇特的婴儿诞生了。这婴儿的奇特马上传遍了全村，主妇们立即放下手头的家务赶着看婴儿的奇特来了。

刚刚离开母体的婴儿显得无声无息，母亲立即着急地问：“她怎么不会哭？”接生婆见她被包裹在一层粉红色的薄膜里只露出小鼻子，便试着小心翼翼地替她剥开薄膜，婴儿的眼睛睁开了，“哇——”哭了起来。接着是惊喜的声音，“她真美！仙女下凡了。”接生婆再看看刚才随手扔在脸盆的薄膜，她叫了起来，“没了！化在水里了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稀奇得惊心。”而脸盆里的水依然十分清澈。这女婴就是倾城。母亲紧紧地抱着她舍不得松开更舍不得放下，看着她精巧的五官，白皙得仿佛闪着毫光的肌肤，心想她长大了必定是位绝色佳人，说不定是皇后。后来接生婆逢人便说倾城是穿着桃花衣降生的，“那层膜呀！我想破脑瓜都想不出是什么东西，踮起脚尖见桃花，才醒起那不就是桃花瓣吗！”倾城的艳名从她出生的那一天起便远近闻名了。她的族叔公容贵生才十岁，每天都要上她家去抱抱她亲亲她。从倾城诞生的那一天起，容贵生便爱上了她。



父亲在倾城的记忆里除了那些发黄的相片外再也不想不起别的，母亲也不常提他。相片中的父亲英俊修长，这些优点传给了倾城，母亲的优点更多，倾城的双亲几乎没什么缺点。倾城常想双亲在一起的时间为什么那么短暂，父亲还在的话又怎样，不明白母亲为何把家搬到霉县，为什么要抛弃桃花坞和梨花林，倾城爱它们爱得发疯。母亲对她管教很严，除了上学轻易不让她独自出门。倩影丽姿的她正人君子也忍不住望多几眼，好色之徒便让她吸着去了，鬼使神差般跟着她。在倾城的记忆里母亲总守着她，如老鹰抓小鸡游戏里的老母鸡般保护着她。母亲总是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端庄而美丽，她没别的工作，她的工作就是围着倾城转，好像有了这样的女儿不必吃饭都行。母亲仿佛从来不曾为生计发愁过，母女俩相依为命衣食无忧。倾城从来没怀疑过她们的生活来源，那时候她还不懂“怀疑”。

倾城在省城读大学还没毕业，母亲提前去世了，是容贵生给她发的电报。倾城不太相信母亲“病死”，因为母亲还年轻，身子一向硬朗。便想找来法医检验一下，看到她安详的面容跟睡着般，不忍惊扰她，只好打消此念。母亲给倾城留下一大笔钱，母亲可从来没向女儿透露过家里有那么多的钱，这又勾起女儿的疑惑。容贵生悄悄告诉了她女儿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才把倾城心头的疑问都解答了。

母亲去世前是跟某某在一起的，她死在某某的床上。某某是霉县最威风最有名望的男人。倾城一听便疯了似的揪着容叔公的衣领，“你快说，妈妈是怎么死的？怎么死的？”她大声地吼着。容叔公把食指架在倾城的唇上，在红唇上面刮了几下，才说：“你妈是服食了过量兴奋剂，过度兴奋窒息死的，明白



吗？噢！倾城，我——”他被一把推开，脚趾被狠狠地踩了一把。容贵生在村里有些势力，他是村长又是族长，长得一表人材，并不讨人厌。在倾城眼里他是与她不相干的人，她不讨厌他也不会喜欢他，她也清楚他想占有她控制她，她习惯了男人对她这样。

母亲的丧事幸亏有容叔公帮倾城操办，总算体面，看到母亲的灵位顺利地被安放在容族大祠堂里，就在“妇德流芳、贞烈可嘉”的牌匾下面，倾城总算放下心头大石松了一口气。可是许多流言蜚语却因此而起，那就是容叔公和母亲的暧昧关系。倾城想起母亲的搬家一定同这有关，又忆起母亲曾阴郁地说过搬家是为了倾城，为了摆脱容叔公对倾城的纠缠。倾城相信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倾城，可惜倾城还没来得及回报，再也没机会回报。容贵生见倾城泪水涔涔比梨花林中带露的梨花还娇艳动人，只恨祠堂里人太多没法聊表抚慰一亲芳泽。心想，天黑之后独守空房的倾城会不会怕黑、怕鬼？是否一如她的母亲？

倾城要离开霉村，永远离开这里，最好把祖屋卖掉，这是父亲留下来的惟一值钱的东西。如果真的不想回来就该把它卖了，可是谁会要这几间破房子？母亲却永远要留在霉村，永远活在被指指点点的阴影里。这地方是倾城的根，除非能把根拔走，上天真可恨，为什么让倾城把根扎在霉村。跟母亲告别吧，那个祠堂。倾城来到容姓大祠堂，先给母亲上香。祠堂很亮，大红蜡烛正烧得旺，又高又大的炷香正冒着轻烟，没别的人很静。倾城觉得奇怪，她细细地打量这祠堂。小时候一直没留意它，祭祖时才来，那时候人多东西也多，心思就在人身上东西上。这祠堂高而深，只觉得自己好小，它有一股魔力似乎



要把人收了去，那是有魔法的葫芦吗。雕梁画栋是好看的，墙上还有以神话故事为题材的彩绘也好看。还有镶在镜框里的肖像，发黄的纸张上面勾勒着容氏祖先。然而有一张却是彩色的，跟那些黑白肖像是如此不协调，上面画的也不是人头，那是看似木驴的东西，驴背竖着一根长而粗的“刺”，这根刺那么怪诞地竖立在驴背上，旁边又有一妇人，手脚似乎被捆绑着似乎正被推上驴背，而她似乎正在极力挣扎哀嚎。倾城似乎明白这画的意味，又似乎不完全明白，更难以理解这种画怎么会挂在神圣的祠堂里，年代久远的它居然还保存得那么完整那么清晰。

4

“倾城，你果然在这里，打算几时回学校？叔公一定替你饯行！”容贵生将手放在她的肩上故作亲切地拍了拍，他真舍不得拿开。

“哦！我……”他的突然出现，把倾城吓了一跳，心里还在琢磨那幅奇怪的画。

从祠堂里跑出来，倾城已经铁下心永远要离开霉村，看看桃花坞和梨花林之后立即走。她心里有些遗憾，因为没赶上桃花梨花盛开的季节，但无论如何要看上一眼呆上一会。她一路小跑爬上山坡，站在山坡上只见满眼葱绿，浅绿色的桃子挂在枝头，风吹处在那里晃荡着，桃子还没成熟，更小的梨子也一样，可是一串串缀满了枝叶显得沉甸甸的，风儿吹不动它了。在林子里找碧绿似玉的螳螂吧，七星瓢虫很美丽，金龟子也不错，还有蛐蛐儿呢。再见了童年的伊甸园！从果林出来倾城已是大汗淋漓，有一条小溪如玉带绕果林流淌，正好去那里洗把脸。倾城见四下寂静无人，忙脱下汗衫连内衣都摘了下来，用手帕沾水擦身，清澈的溪水照着赤裸的上身，跟画中人似的，



连自己都忍不住顾影陶醉。霎时自行车的铃声传了过来，接着一串欢声笑语也紧跟着冲耳而来。倾城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，心里忐忑不安地想，真粗心呀怎么能在没遮没掩的地方脱衣擦身，不会给人家瞧见了把？很快倾城便看到骑单车的人，他们共有四人都是年轻小伙子。其中有一位突然转过身走到倾城跟前，他修长而清秀带点儿腼腆。他说：“你迷路了吧，来！坐上车来，我带你。”边指着自行车后架。倾城微笑着点点头坐了上去，她正觉得有些疲劳。“山路颠，你可要坐稳。”他话音刚落，自行车便跳了一下，倾城的头撞在他的后背上。他叫萧浩，在县里信用社工作。他们就这样认识了，倾城对他产生了好感，她很喜欢这种邂逅。

5

当天她却离开了霉村，容叔公设下酒席为她饯行，她却悄悄地走了，让他去空等。

没多久容贵生上了趟省城，在倾城就读的大学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，可是他没找她，她也压根儿不知道这回事。然而他确实是为了她才去的。就在容贵生回到霉村之后，有一天大约在晚饭后，一位儒雅潇洒的男人上女生宿舍找倾城。他是学校学生科科长，他把倾城叫了出去，“倾城同学，我有重要事跟你谈，晚上九点钟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。记住！就你一个人。”

倾城如期赴约，走廊里又静又黑，只有一间房透出亮光。学生科长的影子时不时从窗玻璃闪过，看来他有些焦急。很焦急了，他的影子晃得更快。

第二天，科长在饭堂门口“遇到”她，立即把她叫到树荫下。“倾城同学，你怎么不守信？”

“我刚好肠胃不舒服。”她随便找了个借口糊弄他。

“那……那今晚在招待所 407 房见，那里也是我的办公室，



环境更好更舒适。你不想留校吗？到时咱们好好聊聊这事！”

倾城希望可以留在省城工作，暗自祈祷千万别给分配回霉县或霉村，有很强的预感，那地方有一股力量正在干扰她。赶忙也学着其他同学的做法给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寄求职信。

科长第三次找上倾城，同样安排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空间。他说：“倾城同学，你怎么不为你的前途着想？你快让我急疯了，今晚，好吗？招待所 407，你再失约，我真的疯掉啦。”听完他的话，倾城便笑了。她说：“疯？我可是见惯了我面前发疯的男人，太多了，我一点也不稀奇。”

6 倾城打电话往求职的单位打探消息，对方回复说调不出她的档案可能让别的单位要去了。对！一定是这样，她告诉自己，静下心来等候佳音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眼看同窗们的工作纷纷有了着落。她不得不往寄求职信的单位逐一去落实，在经历了多次失望之后，倾城最后拨通了霉县人事局的电话，又一次在心中祈祷别来个晴天霹雳啊。

霉县有一间“霉霉纺织厂”，属国营企业，“特需”倾城这样的人才，而霉霉纺织厂离霉村很近。

倾城拿出钥匙开门，发现门十分干净。门开了屋子里更是窗明几净，显然有人预先打扫过，知道倾城要回来？好让倾城开心一下？才顾不了这些，行李一放急着想去纺织厂看看，心里还有一丝希望。可人一迈出门口便撞上了容贵生。他说：“先歇一歇吧，我是厂长，几时报到几时上班只要你高兴，随你！别忘了去祠堂给你妈上炷香，告诉她，你回来扎根了，让她保佑你——”倾城转身“砰！”一声反锁了门，扑在床上痛哭起来。仿佛霉村的桃花坞和梨花林把所有的灵气赐给了她，把女人最优秀的特质赐给了她，现在却要她回来偿还似的。



倾城独自到桃花坞和梨花林去。心理总牵挂着那个地方，愁闷的时候想起它，快乐的时候也想起它。眼前的情景把人吓了一跳，果林里的树病着哪，全生病了，青黄青黄的果子皱着皮挂在蔫蔫的枝叶上，它们的生机仿佛被什么东西吸走了，而且看样子还在继续，难道要它们变成一棵棵枯木在野火中自焚灰飞烟灭吗？倾城沮丧万分地走出果林，心里不停地在问“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了……”突然，她看见有个人从小溪那边走过来，近了近了，来人好像也看见她了。近了近了，她与他的目光相碰，好比黑暗的夜空划过一道闪电。他三步并作两步奔到她眼前，“倾城——”“是你！萧浩”“你还记得我的名字。”他惊喜地说着，把一枝带着水珠的红玫瑰放在她手里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“自从那次与你在这里相遇，我每天都能来，希望再次看到你，我每天都带上一枝盛开的玫瑰，加上今天的这一支刚好是一百枝，真是一百天、一百天！倾城。”

他马上拉起她的手把她带到小溪边。溪边的确插着九十九枝玫瑰，有的花还没谢，有的却活了，长出嫩芽。倾城看到一脸幸福相的他眸子比星辰还亮，吃了幸福果脸是红彤彤的。她在她孤苦的心田浸入一股暖流，正陷于黑暗中的她猛然望见明亮的烛火了。

萧浩包场请倾城看电影《乱世佳人》，倾城虽早已看过，但碍于萧浩盛情难却只好应承。那是一家私人小影院，布置得雅致舒适，非常适合两人世界，连工作人员都知趣地避开了。两人一边观赏影片一边做什么都可以吧。萧浩说：“倾城，我可以握着你的手吗？”倾城便把手放在他的手里，心想接下来他一定会用上嘴。可是没有再发生肌肤的碰撞，他只是握着倾



城的手一直到电影散场仍舍不得放开，她只好要回自己的手。走出小影院的门口，倾城看到容贵生了，他就站在街灯下面望着她。他转身走了，走得极快。他怎么也在这里出现？他在跟踪倾城？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。萧浩无意中觉察到她眼望前方神色有些惊怕，突然见到不可思议的鬼一般。便说：“倾城，今晚住在我家里吧，家里有客房，夜深了恐怕回霉村的路不安全，况且你一个人住着我实在不放心。要不我在县里给你租套房，上下班我可以接送，安顿好之后我再设法调你出来……”萧浩的一片好心苦心，倾城却敏感地嗅出“绳索”的味道，她一反常态，坚持要回家不要他护送，又叫他往后不要有事没事地找她让人家在背后闲言闲语乱指画。

8

中午职工们从岗位下来如出笼的鸟儿吃饭休息去了。人去笼空车间里一下子那么静，静得像一座古墓。倾城的心也是空落落的，后悔那天对萧浩的冷酷。容叔公出现在门口叫她去厂长办公室商量工作。倾城走进他的办公室，一眼望见办公桌上摊着一张报纸，纸上赫然陈着一幅图，正是挂在容姓祠堂里那幅奇怪的图画，木驴和被绑妇人。就在倾城目不转睛盯着那幅图画的当儿，容贵生悄悄把门锁上。他走到办公桌后倾城的对面，嘴角牵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怎么样！有什么发现吗？看你看得那么入迷，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祠堂！”

“你是说这就是挂在祠堂里的那个——”

只见他木球似的喉结快速地动了起来。“这不也是祖宗传下的宝贵财产吗？当然要继承光大。咱们容姓祖先是官宦人家书香门第，治家一向有方治国更有功，发明整治淫娃荡妇的方法更奇妙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

他得意地笑，指着报纸上的怪画。“真是巧夺天工的刑具，名字妙绝‘骑驴儿’，专门惩治不守妇德的女人。飘飘欲仙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隔一物……”

这一席话倾城听得毛骨悚然地呆立着，仿若坠进了地狱。容贵生忽然一把抱住她，她还没回过神儿已被压在办公桌上面连气儿都透不过来，变成触上毒蛛网的小飞虫了，拼力挣扎几下无济于事束手被吞了。容贵生一把扯烂她的内裤，倾城感觉下面一阵热辣辣，他已经轻而易举进入她的体内，泪水便从眼里涌了出来，不再反抗静静地躺着，越挣扎越煽起他的兽性欲火。容贵生说：“这才像话嘛，爱煞我了。”把她身上的衣衫全部剥下。倾城说：“出了这门，我一定杀了你，除非你现在把我杀了。”

他嘿嘿地笑，“我不怕，俗话说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，说不定以后你舍不得杀我——”不忘尽情地发泄兽欲，在她身上把能用上劲的地方都用上了。

“你只不过占有我的身体，我不会屈服的，这算不了什么，以后你再不会有机会，我永远都不会屈服，永远！”倾城死命咬着牙关，不让他的舌头进入嘴里。

“好吧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看你还在不在乎。你十岁那年，一天深夜，我潜进你家，你妈脱光了衣服跪在我的脚边求我让她代替你，你妈也是个美人，我享受完之后一拳打昏了她，抱起你，你睡得跟死了似的，嫩得不经碰，你说，妈妈，好疼，仍没醒——”

倾城不知从哪里冲来一股力量，脚一蹬把容贵生掀翻在地，又补上一脚狠狠踹在他的命根上，并道：“你侮辱我也就算了，你终归爱我看在爱的分上，你不该侮辱我妈妈，这一脚



是为她踹的，从此咱们就是仇人！”

容贵生抱着他被踢伤的命根痛歪了脸，倾城穿好衣服向门走去，他仍忍住痛叫：“这是我的王国，你进来了休想出去，即使你死了，我也要让你背个臭名声，永远进不了祠堂……”回答他的是关门的轰鸣。提到祠堂，倾城真想放把火烧了它，回头一想即使烧了它，他们容贵生很快又建造一个，说不定比现在的还庞大还更金碧辉煌。心中的祠堂才可怕！那是活的！还有母亲灵位上方的“妇德流芳、贞烈可嘉”的牌匾是怎么来的？屈辱！难道女儿非要跟随她的覆辙？

10 可此后倾城对容贵生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，温柔而恭敬，在职工面前她再也不称呼他“叔公”而是“厂长”。容贵生受宠若惊之余认定倾城看清形势乖了屈服了，心想：聪明的女人谁不看重虚假名声！谁愿意跟咱们这种男人过不去！可惜没多久容贵生高高在上的心开始倾斜了，倾城同萧浩常常在他的眼皮底下出双入对，而且他的子民们拍掌叫好，“俊男美女，郎才女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”想象着他们俩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海誓山盟，容贵生简直快疯了，犹如一头被打败的野兽关在铁笼里。可是他比困兽还可怜，他必须掩饰嫉妒带给他的狂怒，压抑它！恰在此时，他听到一则消息：有人看见倾城和萧浩在村外的鸳鸯湖畔赤裸着身子抱在一起，传递消息的人又咂着嘴讲体会“什么叫只羡鸳鸯不羡仙原来是这样子。”

就在当天快要下班的时候，倾城走进厂长办公室，除了容厂长还有一位副厂长和办公室主任在。她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，边拨号边对容贵生说：“我给萧浩打个电话，不碍着你们吧？”容贵生嘴里“嗯！”了一下坐在椅子上看着她。她柔声细



气地在电话里跟萧浩说着悄悄话，但容贵生的耳朵格外灵敏听得很清楚，他们俩今晚将在鸳鸯湖约会。她放下电话，并说：“这天怎么突然热成这样？把人都热爆了。”说话的当儿勾魂的眼珠儿一直瞟着容厂长。

黄昏黄昏真是又黄又昏，太阳虽下山了，天仍似蒸笼般闷热，看绿绿的树叶无精打采垂挂，液汗无疑都蒸干了。容贵生闷着气一路走着，到了家门口，自家的黄狗晾着舌头在那里直喘气，并没对主人耸耳摇尾。它也热昏了头吗？这往常必做的动作，对他归家的欢迎仪式。“他妈的！”一脚踢开不理睬人又拦着路的狗。连“天”要是可以用炸药轰炸也真想干了，要不是这“天”的反常，倾城那妖精也不会跟“姘夫”往鸳鸯湖鸳鸯戏水。

月亮如水，月亮努力把清凉和宁静撒落在热腾烦躁不安的人间，有了月光作为镇静剂，夜成了灵魂可以栖息的幽洞，这样的夜晚往往是爱情的催化剂。至少在只有倾城和萧浩的鸳鸯湖畔的夜晚是这样的。他们俩躺在草地上，倾城把头枕在萧浩的大腿上。萧浩说：“倾城，你怎么不说话，你好像有心事。”“没有。”他一下子坐了起来捧住倾城的脸，说：“有的，我感觉得到，我真想走进你的心里，可是我感觉到你在抗拒，抗拒这股力量。”沉默了一会，萧浩听到倾城如同梦呓般的话语“伊甸园——”

“我想到伊甸园了。”

“伊甸园！只有夏娃和亚当的伊甸园。”萧浩一把抽走被倾城枕着的腿站了起来。

“你！讨厌，伊甸园三个字让你吃了兴奋剂吗？”

“你是说今晚的鸳鸯湖畔就是伊甸园吗？”



“游泳，咱们到湖里嬉水。”倾城已站了起来。

“没带泳裤。”

“学鱼吧，鱼有穿衣服游泳吗！”

“……”

倾城已经脱去衣物，月光之下她美得惊人，惊呼她非人！萧浩仿若喝了烈酒般摇摆晃晃向她走去，伸出颤抖的手触摸她白绸缎般的肌肤，手指轻轻地向下滑去。倾城忽然想起容贵生，她挣脱萧浩的拥抱。不知为什么在与他肌肤相贴的瞬间脑海便浮现了容贵生的影子，他如鬼魅一般倏忽占据了她的脑海。她跑到湖岸，对萧浩说：“你来抓我。”立即转身跳进湖中。

12

鸳鸯湖就在桃花坞的近旁，形状并不像鸳鸯，由两个差不多大小的小谭连接而成，相接的地方似鸟嘴，没人知道“鸳鸯湖”这名字的确切缘由。湖不算大可水很深，水质清澈翠绿，有人声称见过湖里有五彩鱼艳若凤尾。倾城看见萧浩挥动着手臂奋力追她，愈叫得更加起劲，“快来、快来追我，我是五彩鱼，你抓不到的。”萧浩从没见过她这样快活，觉得自己比她还要快乐十倍，恨不得立即飞扑过去。倾城听到一阵“哗啦，哗啦……”的拍水声，她格格笑了起来，心想这家伙来真的了。过了一会，那么一会，水声没了，水面上是一圈一圈的水波在泛着，月光下水的粼光很刺眼。这家伙潜到水里了？她便静静等着他，越等越心急。“萧浩，快出来，我投降——”倾城大声喊道。在这突然寂静的世界里，她的声音显得那么响亮刺耳，又有空谷的回声。倾城开始害怕起来，再次呼唤萧浩，依然是寂然的回应。她惊慌失措地爬上岸，那湖面平静似镜。任凭她喊破喉咙萧浩就是不从黑暗冒出来，萧浩莫名其妙从湖里



神秘失踪。

倾城抱着萧浩留下的衣服跌跌撞撞跑回村子求救，迷乱之中竟忘了萧浩放在路边的摩托车。她一味地往前奔，半路上撞上了人，只见一个趔趄，这人一把抱住她。倾城是头晕眼花什么都看不清了，听到这人说“倾城——”声音是那样熟悉，便叫：“萧浩，救命——”这人却是容贵生。

容贵生领了十几个年轻人奔鸳鸯湖来了，一时湖畔火把通明把湖面照得如同白昼，水性极好的小伙子们开始下水寻觅萧浩。他终于被捞上来了，苍白得吓人的他神态仍安详，肚子也是平的。湖里一直风平浪静他是怎么遇溺的？是容贵生帮他穿上衣服。这种场合倾城没有出现，她让容贵生藏了起来，说是让她好好想个合理的理由好向世人交代，不然，她的萧浩赤身裸体死在湖里！他不正跟她约会吗！她如何向他的亲人交代又如何见人？

认识萧浩的人都不相信他是遇溺身亡的，他上小学前学会了游泳，上中学后游泳成了他的体育强项，他的房间里现在还挂着参加游泳比赛得来的奖牌。尸体经过解剖检查，身上并没有伤痕，肚子里有少许水，他的确是被水呛着引致窒息死的。问题是他怎么会让水呛到？这才是他的死亡之谜。

“鸳鸯湖惨案”让霉村的某些人恢复了记忆，记起了一些故事，对这故事的回忆似乎来得太突然了，而且这故事有如洪水的态势迅速在乡村在县城传播开来。一百多年前，有一对恋人投湖殉情，那时候湖还没现在这么大；几十年前，死的人更多，几乎每天都有人跑到湖边自寻短见，那潭也日见深和大了。后来有人在湖里见到五彩鱼，都疑心是投湖冤死之人幻化的，只是心照不宣。轻易不踏足鸳鸯湖这也是心照不宣的事



家了找

情。

对这些故事这些传说倾城充耳不闻，她认定是“倾城”害死萧浩的，她要不提伊甸园，不裸泳，不故意挑逗他，他就一定不会让水呛死；他要不认识她，一切悲剧更无从下手。一切的祸根都是倾城。她跪在萧浩的双亲面前说：“是我害死他的，我甘愿以命偿命！”这份真情反而感动了他们，不但没有责怪她反而对她十分怜爱起来，生怕她自寻短见寸步不离地看护她。容贵生以长辈自居，且又信誓旦旦自会照顾周全，把倾城领了回去，安排住在家里。本来神思恍惚的倾城这时却清醒了，坚持住回自己的家。

14

萧浩下葬后，倾城茶饭不思三天三夜滴水未进，容贵生束手无策之下只好向萧家求救，萧浩的弟弟萧瀚和父母赶忙来霉村探望她。萧瀚才比萧浩少一岁长得跟哥哥十分相像，倾城跟他也熟，他主动留下来陪伴劝解她，非要看着她进食才走。屋里只剩下倾城和萧瀚了，萧瀚道：“倾城，哥哥在另一个世界见你这样糟蹋自己，一定很不开心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你胡说。”

“我是他亲弟弟，心是一样的，有相同的感觉。”

“你，你是萧瀚还是萧浩？”

“你认为是谁便是谁！”

倾城一把抱住他痛哭起来，萧瀚也跟着泪流满面。哭过之后，两人说了会儿话，萧瀚趁机劝她吃点东西。容贵生送来的白粥还有余温，萧瀚盛了一碗要喂她，她不肯，拿过了两三口吃下去。说着话儿倾城竟睡着了，萧瀚见她睡得那么沉，心想这一觉睡醒她一定会好起来的，一时心里高兴替她锁上门，立即回家向父母报喜。